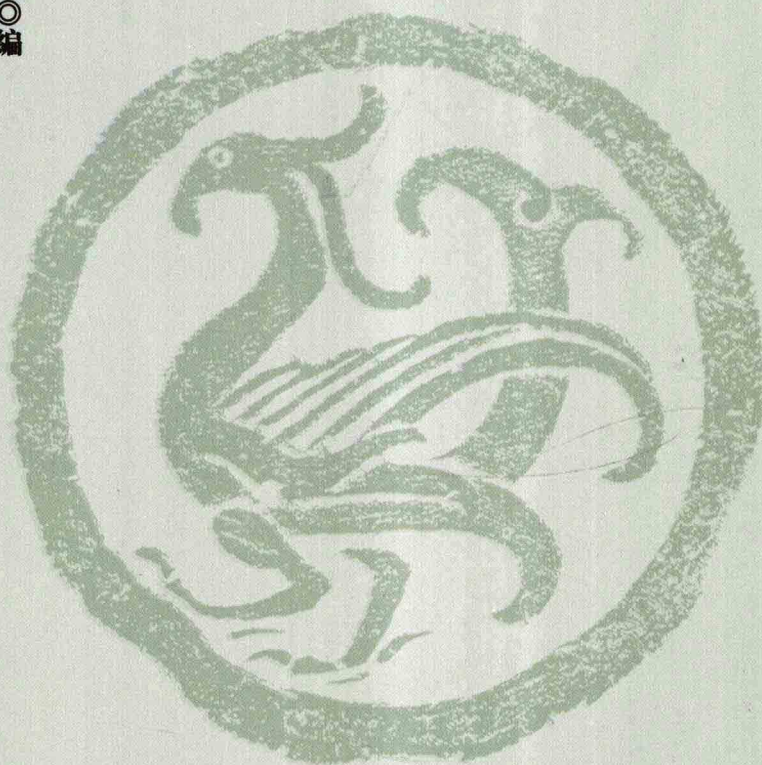


鄰蘇園藏書目錄

LINSUYUAN

CANGSHUMULU

湖北省博物館◎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Z842.6
H560

鄰蘇園藏書目錄

湖北省博物館◎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Z842.6
H560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鄰蘇園藏書目錄/湖北省博物館編.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26 - 2935 - 0

I. 鄰... II. 湖... III. 私人藏書—圖書館目錄—中國—民國 IV. Z842.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48526 號

責任編輯 王聖良
助理編輯 胡欣軒
裝幀設計 汪 溪

鄰蘇園藏書目錄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話: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印刷技工學校實驗工廠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37.5 插頁 5 字數 403 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935 - 0/K · 643

定價: 138.00 元

如發生印刷、裝訂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聯繫電話: 021—56199858

前言

湖北省地屬長江中游，自古以來人文薈萃，有「惟楚有材」之稱。楊守敬先生（一八三九—一九一五年），字惺吾，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陸城鎮人，是清末民初傑出的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家、藏書家，歷來受到尊崇，被《清史稿》譽為「鄂學靈光」。一九八六年宜都市人民政府報經中宣部、湖北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批准在楊守敬故居設立了楊守敬故居紀念館。楊守敬故居建於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續修，佔地三千一百二十一平方米，建築面積一千六百三十三點三平方米，木結構建築，大門面對清江，古樸、莊重、典雅。故居內保存原狀並設有紀念展覽。一九九二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列為省文物保護單位。

湖北省博物館位於武漢市東湖之濱。始建於一九五三年，是湖北省文物的收藏與研究中心，各種藏品達二十萬件。其中有關楊守敬先生收藏品也很豐富，包括書法、書信、古籍、著作原稿、印書木刻板等。

《鄰蘇園藏書目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作為近代著名大藏書家，楊守敬先生古籍皮藏之豐富為海內外所矚目。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在大的傳統上，一般認為同處漢字文化圈之內。楊守敬先生的藏書主要來自在日本任職期間所得到的大量古籍，其中有的在中國已經失傳，他所主編印刷的《古逸叢書》以珍貴、精審著稱，已經成為海內外各博物館、圖書館的寶貴善本。與楊守敬同時代的另一位藏書大家、大學者葉昌熾對《古逸叢書》讚不絕口，他稱是書「摹勒精審，毫髮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書成，旋即至滬，即以其板付江蘇官書局貯之，流通古籍，嘉惠後學」。

楊守敬先生無疑為保存祖國民族文化遺產，作出了鉅大貢獻。除此之外，楊氏藏書中還有許多日本、朝鮮善本，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楊守敬先生對於保存東亞漢字文化圈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也作出了鉅大的貢獻。

現在，楊氏藏書主要分藏於海峽兩岸的臺北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同時湖北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多處地點也有相當重要的收藏。加上楊氏藏書歷經戰亂及各種原因散失變化的情況也很複雜，因此要全面瞭解楊氏藏書的全貌，殊為難事。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鄰蘇園藏書目錄》編撰於清朝末年，迄今已逾百年。這部目錄屬於最為原始的楊氏藏書目錄，對於研究楊氏藏書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價值。《鄰蘇園藏書目錄》入藏湖北省博物館也已經四十年了，是楊守敬先生之孫楊先梅先生捐贈給國家的，特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我相信《鄰蘇園藏書目錄》的出版，對於中國古籍研究、對於楊守敬研究、對於東亞漢字文化圈內各國的文化與文化交流的研究都將起到有益的推動作用。

萬全文

二〇〇九年十月

凡例

- 一、本書書名《鄰蘇園藏書目錄》是編者根據所用紙張爲「鄰蘇園」專用稿紙，加之其中並有楊守敬先生親筆修改增刪的筆跡而擬定的。
- 二、《鄰蘇園藏書目錄》包括原書圖版與錄文兩部分。其中原書圖版依據湖北省博物館館藏十卷本，是由楊守敬先生之孫楊先梅先生捐贈的。
- 三、錄文以尊重原著爲宗，除明顯錯字、誤書以小字括註外，未加改動。
- 四、《鄰蘇園藏書目錄》除正文外還包括因核對或其他原因所出現的各種顏色的圈點、印文及墨書註文等，全部情況見於圖版部分，但未區分顏色。本書錄文部分中只包括了其中的文字部分，並用括弧與正文加以區分。
- 五、書中有的地方出現了屬於並行關係的情況，如「共一本」所指是與前行書籍爲「共一本」，在錄文中未加註明。

《鄰蘇園藏書目錄》概論

唐剛卯

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生於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卒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是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古籍版本學家、書法家、藏書家。著有《日本訪書志》、《留真譜》、《水經注疏》、《歷代輿地圖》等；主持過《古逸叢書》的出版編輯工作。

《鄰蘇園藏書目錄》共十冊。湖北省博物館藏品。綫裝墨書手鈔本，長二十九點五厘米，寬十八厘米。所用為鄰蘇園專用稿紙，每紙印有紅格，分上下兩欄，每欄八格。欄長二十厘米，寬十六厘米。格寬一點九厘米。目錄未註明編撰者，筆跡非楊守敬所書，但有少量楊氏批註。從所用為「鄰蘇園」稿紙分析，編撰者應為楊氏學生、家人。從書中體例按具體的樓如「前樓」，按具體的櫃如「柏木櫃」編寫的情況，可知清點、登記的原始地點是在湖北黃岡楊氏任職時的楊氏宅邸，即鄰蘇園。此園因鄰近蘇軾貶居黃州時吟誦《赤壁賦》的東坡赤壁而得名。楊氏由於此園之故，晚年又號為「鄰蘇老人」。

《鄰蘇園藏書目錄》全書分為書籍部、碑誌部、佛經部、字畫部、法帖部等部分。但在編輯中又沒有完全按照這個體例編目。其中如書籍部雖力圖按經、史、子、集分類編目，但由於書籍原來未按經、史、子、集四部存放，而具體編目時是按存放地點，分開來整理的，只能以某樓、某櫃、某箱進行登錄。這樣，按四部分類的方法，又不得不各行其事，按千字文加以編號。所以在體例上，存在很大問題。從其中內容屢有修改而言，說明此為底稿本。編輯的目的，在於清理藏書，以便於日常使用。目錄具有書籍出入賬的性質，此點可以從目錄中眾多的記號，如「〃」、「〇」示意核對以及大量加註中看出。又如第一冊書籍部中有：「已賣」「取來」「削光典借去」「已帶京」「辛亥（應指一九一一年）冬月（十一月）賣於傅沅叔80元」等註文。

為強調某書的重要或特點，《鄰蘇園藏書目錄》專門刻有「古鈔本」、「初印本」、「宋本」、「元本」、「足本」、「明刊本」、「明仿宋本」等木圖章分別朱印加蓋。其中「日本古刻本」、「日本古鈔本」兩方木圖章專門對來自日本的刻本或鈔本加蓋朱印。但實際使用中並未對應該加蓋的書籍全部加蓋。如第一冊書籍部有的雖然墨書註明「元至順槧玉篇」、「元槧玉篇」等，但未加蓋「元本」朱印。

註文中許多有明確紀年，最早如「己酉（應指一九〇九年）蟲月賣於萃文齋」（此註兩見）、最晚「送買於甘翰臣 壬子（應指一九一二年）十月刀（初）一」。表明其編撰年代應早於己酉年，即一九〇九年，而至少在一九一二年仍在使用的。

一、楊氏藏書的經歷

楊氏藏書始於清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四月作為清政府駐日使館隨員赴日本東京任職期間。當時日本正值明治維新時期，由於當時日

本的社會風氣對於本國古代文化不甚重視，因此各種古籍充盈於日本市場，賤價出售。如楊氏在所撰《日本訪書志》緣起中所述：

日本維新之際，頗欲廢漢學，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

又如袁同禮《觀海堂書目序》中所述：

（日本）舉國士大夫，棄古書如敝屣。

在此情形之下，同年十二月楊氏在致友人李尊客的書信中說到「日本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寫本《玉篇》，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隋杜台卿《玉燭寶典》，皆鈔本，其餘秘笈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撰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多」。遂有志於搜集中國古時逸佚之書。當時中國文人學士聞其言，如李慈銘自述「聞之神往，有懷鉛浮海之思」。同時又有聞其言而加以鼓勵者，如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自註：「先是，先生（指楊氏）初至日本，嘉應黃公度方任使館參贊，告以中土珍本古籍，唐鈔宋刻，時復邂逅相遇，勸其留意搜輯，先生因有日本訪書之學。」在楊氏自撰年譜中，楊守敬先生回憶：

先是，余初到日本，遊於市上，睹店中書，多所未見者，雖不能購，而心識之。幸所攜漢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筐篋。及黎公有刻書之議，則日日物色之，又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鈔本。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遂已十得八九，且有為立之所不載者數百種，大抵醫書類為多，小學次之。於是由黎公擇取付梓人，囑守敬一人任之，守敬日與刻工磋□，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日，日本詫為萬夫之裏，且上新聞報中。是時，與日本文人往來最密者嚴谷修（一六）、日下部東作（鳴鶴）、岡千仞（振衣）。

此後，楊守敬先生即在日本將主要精力投入於古籍的收藏以及出版工作。他在所撰《日本訪書志》緣起中寫道：

余生僻陋，家（甚少）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搜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乃日遊市上，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翕然未獻之書。

楊守敬在多方搜集古籍的同時，在清朝政府駐日本公使黎庶昌的支持下進行了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光緒十年由他實際主持的《古逸叢書》在日本刊刻完成，包括保存於日本的中國古籍二十六種，凡二百卷，在海內外引起轟動。如楊氏自撰年譜所述「古逸叢書已成，督印百部，黎公以贈當時顯者，皆驚為精絕」。又見金武祥《粟香三筆》所述當時視《古逸叢書》「竟無殊於奇珍異物，必得而後已」。後楊氏又據在日訪書經歷，開始撰寫《日本訪書志》與《續志》的底稿本。在此期間楊氏感歎萬千，據《楊惺吾先生年譜》（吳天任撰，一九七四年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轉引容肇祖《楊守敬小傳》中所載給友人黃萼的書信，楊氏說：

學問一事，敬以前皆毫未聞，自來此，因縱覽數萬卷書，始知此中門徑，所刻書二十餘部，又爲《日本訪書志》廿餘卷，若明年無他故，此身必當有五百年之稱，惜未得與仁兄朝夕相見，同此樂也。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板藏書五千六百冊，大約在本朝惟錢遵王藏書可以相並，其他皆不足言也。自幸此身有此奇遇，故一切富貴皆漠不關懷，計明年之冬，當返國赴黃岡任，他日必邀仁兄一賞奇也。

信中所說「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可見楊氏在日本所搜集的古籍已是數量驚人。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楊守敬「四月差滿，五月束載所得古籍歸國」。歸國後，返回湖北黃岡擔任教諭一職。其所藏古籍也運抵黃岡。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楊氏在黃岡專門修築藏書樓。此事見於其自撰年譜：

戊子，五十歲。築黃州「鄰蘇園」以藏書，其城北即東坡赤壁，故以名。

此後楊守敬自號「鄰蘇老人」。但鄰蘇園內所修藏書樓另有名號，稱爲「廣文書樓」，見陳三立《宋槧黃山谷內外集題辭》：

光緒十九年……其秋，遊黃州諸山，遂過楊惺吾廣文書樓，遍覽所藏金石秘笈，中有日本所得宋槧《黃山谷內外集》，爲任淵史容注，據稱不獨中國未經見，於日本亦孤本也。

而當時楊氏藏書的規模有「三百架」之稱，足見其藏書之盛。見周伯晉《過黃州宿楊惺吾鄰蘇園書樓》詩：

宋槧唐雕三百架，獨專尤物時人罵。興來偃筆作狂書，行歌亂石荒花下。

西山如客揖書樓，樓上老儒無所求。何須足□金門道，得住高樓吾既休。

綜上所述，楊守敬先生藏書主要來自日本。其經過已略述如前，其中有從中國流入日本的中國印刷的古籍，也有日本印製或鈔寫的中國古籍與本爲日本的古籍。如楊守敬撰《日本訪書志》所述：

余在日本所得古鈔佛經不下六七百卷，其中有唐人書寫者，有日本人傳錄者，工拙不一；而時有出於高麗藏、宋藏、元明藏之外，有烏田□□□篤好佛書，爲言此皆其國人入唐求法僧所貴回者。

二、楊氏藏書的流向與流散

楊氏藏書在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楊守敬「五月束載所得古籍歸國」。所藏古籍運抵黃岡。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築黃州「鄰蘇

園「以藏書」已見前述。此為楊氏藏書歸國後的第一處地點。

又據楊氏自撰年譜，楊氏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應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離開黃岡轉赴武昌任兩湖書院教習。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改書院為學堂，而別立勤成學堂。遂轉任武昌勤成學堂總教長。但在此期間，楊氏藏書因數量太多，加上居屋簡陋，自然無法將書籍運至武昌任所。如自撰年譜所述：

……而議築學堂於花園山，余因買橫街鋪屋暫居。九月，買菊灣破屋。略修飾而移居焉。

在此居住條件下，楊氏藏書無法運至武昌，對其個人研究與收藏都帶來不便。於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楊氏在「菊灣起書樓」。此書樓蓋成後，楊氏的主要藏書便順理成章由黃岡轉往武昌收藏。此後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對菊灣房屋進行了修繕。其自撰年譜略述其事，所謂「菊灣老屋朽壞將傾，改作至十二月成」。所謂老屋當指原購「菊灣破屋」，而相對而言必有新樓即新修「書樓」。

綜上所述，楊氏藏書已在一九〇三年後轉運至武昌菊灣收藏。此為楊氏藏書歸國後的第二處地點。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武昌城內秩序出現混亂。楊氏出行上海，武昌楊氏藏書只得託人代為保管。據陳三立《宜都楊先生墓誌銘》：「歲辛亥，武昌禍起，（楊守敬）跳出走上海，鬻書為活。」而其自撰年譜有較詳記述：武昌起義發生後，「有勸遠避者……吾書籍甚多，萬不能遷出；況民軍示文，秋毫不犯，遂堅持不出城主意」。但十月十二日即遭持槍歹徒脅迫錢財，遂不得已倉促逃往上海，「而以家中書籍、衣物等件交付舊僕數人看守」。及抵上海，「乃知日本寺西秀武請於黎都督，已有保護吾家書籍告示粘貼門首，並加封條於室內」。茲將年譜所記此告示文字（部分）附記如左：

照得文明各國，凡於本國之典章圖籍，罔不極意保存，以為國家光榮。茲查有楊紳守敬藏古書數十萬卷，凡我同胞均應竭力保護，如敢有意圖損毀及盜竊者，一經查覺，立即拿問治罪。楊紳係篤學老成之士，同胞咸當愛敬，共盡保護之責，以存古籍而重鄉賢……

由上可知當時武昌軍政府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政策。因此楊氏藏書得以無恙。但其時南、北二軍在武漢隔江對壘。楊氏對此深為憂慮，其感歎之言見於自撰年譜：

……吁！世之藏書者，大抵席豐履厚，以不甚愛惜之錢財，或值故家零落，以賤值捆載而入，守敬則自少壯入都，日遊市上，節衣啻食而得，其在本日本，則以所攜古碑，力始能入櫥者。天鑒艱難，當不使同絳雲一炬！若長此不靖，典籍散佚，則非獨吾之不幸，亦天下後世之不幸也。涕零書此，知我者，其勿以不達笑我。

於是楊氏藏書在一九一二年，並將所藏圖籍一切運滬。此為楊氏藏書歸國後的第三處地點。據楊氏自撰年譜：「丙午，六十八歲，四月至上

海，寓甘君翰臣家。時翰臣爲怡和洋行總辦，酷愛余書法。」可知甘翰臣與楊氏關係。楊氏到滬，定是住在甘家無疑。但書籍到滬後情景如何尚待考。

民國建立之後，一九一四年楊守敬任參議員赴京。據吳天任撰寫的《楊惺吾先生年譜》（一九七四年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

先生常以名山之業爲念，因將在滬藏書，次第運京，費用由政府資之。在京寓西城南魏胡同。

可知楊氏藏書此時在當時政府的幫助下，運抵北京，度藏於「南魏胡同」。此爲楊氏藏書的第四處地點。此後，一九一五年楊守敬先生去世。

在一九一九年，也就是先生卒後四年。據前引年譜：「先生之觀海堂藏書，以傳沅叔之介，鬻諸政府。」此事何澄一編撰的《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民國二十一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印行）所載袁同禮的序言中有較詳細的敘述：

我國久佚之書，賴楊氏之力，復見於中土，則楊氏保存古籍之功，殊不可沒也。民國乙卯，楊氏歸道山，享年七十有六。其藏書全部以國幣三萬五千元鬻諸政府。己未，徐總統以一部分撥交松坡圖書館，所餘者儲於集靈園，丙寅一月，撥歸故宮博物院保存，藏於大高殿，爲故宮圖書館分館。己巳冬移於壽安宮專室度藏，公開閱覽。今就故宮所藏者由何君澄一編成簡目，聊備稽考而已。竊念此錄雖非觀海堂藏書之全部，然所著錄爲其他書目所不及者有二：一曰古鈔本，二曰醫書。日本所傳古鈔本，多存隋唐之舊，其價值當出宋元舊刊之上，今歸然獨存，而爲一般收藏家所未見。至醫籍秘本，大抵皆小島學古舊藏，學古三世以醫鳴於日本，藏書之富，罕有其匹。今觀其所收者，多爲各書目所未載，寧非書城之鉅封，文苑之寶藏耶？

雖然如此，楊氏藏書並未能得到完整保存。一部分歸於「松坡圖書館」，這一部分應該是當時學者所認爲的一般書籍；另一部分歸於故宮博物院，原在「大高殿」，後在「壽安宮」。這一部分當是楊氏藏書的精華所在。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原度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書籍運往臺灣，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松坡圖書館的書籍歸於中國的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但據瞭解，現已分散於各種分類之中了。

以上所述爲楊氏藏書的大體流向。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在楊氏過世之後，楊氏後人家中仍保留了部分古籍，特別是手鈔卷子本古籍與文書。這一部分在一九六五年前已有流出。至一九六五年後，楊守敬先生之孫楊先梅先生將家中所存的其餘古籍全部捐贈給了湖北省博物館。

綜上所述，楊守敬先生的藏書，即如楊氏自述的「一切富貴，皆漠不關懷」，「節衣縮食而得」，「天鑒艱難」所搜集的藏書，在楊氏在世時曾歷經遷徙、戰火之險，藏書四易其地。在楊氏過世之後，二分於兩岸各地，而其中散失者又有許多今已不可見。感慨之情豈不如楊氏所云「涕零書此」？

總之，有鑒於以上情節，對於瞭解楊氏藏書之詳情亟待於楊氏藏書之書目的編撰，自不待言。

三、楊氏藏書目錄的編撰

楊氏藏書從一開始便受到世人矚目。但楊氏藏書雖豐，卻一直未能編成自己能夠滿意的目錄，更未公佈。因此在楊氏在世時一般人不得其詳。見《日本訪書志》自序：

既歸赴黃岡教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稿（《日本訪書志》）遂束高閣，而遠方妮古之士，嘗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檢舊稿塗乙不易辨，時守敬又就館省垣，原書多藏黃州，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釐為十六卷，見聞之疏陋，體例之舛錯，皆所不免。又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驚人秘笈，尚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衰頹，襄助無人，致斯缺憾。倘天假之年，或當並出所得異本，盡以告世人也。辛丑四月宜都楊守敬自記於兩湖書院之東分教堂。

在楊氏過世之後始有人得窺奧堂，著手編著目錄。茲將楊氏藏書目錄的編撰情形敘述如左：

目前常見已公開刊行楊氏藏書目錄有：袁同禮序、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民國二十一年，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印行）。

另據郝志群、陳建國《楊守敬藏書中的和刻本漢籍及其價值》（刊《楊守敬研究學術論文選集》第三〇三頁，崇文書局二〇〇三年）統計又有如下七種：

- 一、《鄰蘇園藏書目錄》，不分卷，鈔本，一冊，四十二頁，所錄圖書六百四十一種。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本。
- 二、《觀海堂書目》，不分卷，鈔本，六冊，一百七十二頁，所錄圖書兩千五百種。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部藏本。
- 三、《觀海堂書目》，不分卷，鈔本，一冊，一百零二頁，所錄圖書約兩千餘種。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部藏本。
- 四、《觀海堂書目》，不分卷，鈔本，六冊，三百一十頁，所錄圖書四千種。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部藏本。有傳增湘手記：「查書目所列，按其字型大小次序，若干本，若干卷。符者，在簿上加圈識，不符者註於各部下。查畢，仍按次序歸箱櫃。滿一箱櫃後，即加貼封條，逐日運去。擬查書辦法，請查核。沅叔手記。」
- 五、《大高殿所藏觀海堂書目》，不分卷，民國十五年（一九一六年）油印本，一冊，所錄圖書約兩千種。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編。
- 六、《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南遷書籍清冊·觀海堂藏書》，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故宮博物院鉛印本，一冊，所錄圖書一千五百餘種。觀海堂藏書被列為第三批第九種與第四批第一種共六十二箱。

七、《楊惺吾藏書清冊》，鈔本，一冊，二十二頁，所錄圖書四百餘種。北京大學圖書館編。

其中第一項《鄰蘇園藏書目錄》所用紙張與湖北省博物館藏《鄰蘇園藏書目錄》相同，均為專門印製的朱印鄰蘇園稿紙。中縫印有「鄰

蘇園」三字。

另，或可管中窺豹的其他書籍有如下幾種：

一、《古逸叢書》二百卷，光緒十年刻。

二、《日本訪書志》十六卷，光緒十年成，二十七年刻。

三、《留真譜》十二卷，光緒二十七年刻；《二編》十二卷，民國六年刻。

四、《日本訪書志補》民國十九年王重民據故宮圖書館藏輯，鉛印本。

綜上所述，諸目錄因各種原因均非完整，如《古逸叢書》、《日本訪書志》中可能有一定數量的古籍並非楊氏所藏；又如《留真譜》等可基本上肯定屬於楊氏所藏，但所載古籍數量很少。總之，均無法窺見楊氏藏書全豹。而《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雖然比較全面，但亦非全部藏書，並不包括藏於松坡圖書館的那一部分，而且也不可能包括楊氏家中未出售的部分。

在研究楊氏藏書目錄時，首先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楊氏在目錄未編之前，在日本時已經對其藏書的最主要部分進行整理，撰寫出了《日本訪書志》等書稿本，已見前述。到了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五十九歲時，楊氏又重操「舊業」，開始對其藏書進行整理。見其自撰年譜：

六月，歸黃州「鄰蘇園」……自是又理舊業，檢點藏書，擬刻《日本訪書志》及《留真譜》。

在他歸國後十三年，楊氏方有暇正式開始清理藏書。此項工作又歷經四年，至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日本訪書志》刻成。《留真譜》也在同年刻印出版。但楊氏藏書仍然未編成完整目錄。後來，由於希望將書賣出之故，開始編輯藏書目錄。見楊守敬致繆荃孫（藝風堂）書：

……再啟處書籍，去冬香帥欲購之，囑鈔目錄。因敝處書凌雜之甚，囑人檢理，竟不得端緒，故至今已鈔得兩分，其中重複缺漏，皆不可用。此非守敬親自費數月之功，不能清楚。今香帥雖入都，其作罷論否，尚無明諭。昨日午帥信來，亦言及欲購我書，但目錄未成，萬難議價，唯有宋槧全藏六千餘冊，是特別度閣。

（《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

信中「香帥」是指張之洞（香濤），「午帥」是指端方（午橋），因為他們都擔任都督一職，清人習俗稱之為「帥」。寫此信的時間，據信中「今香帥雖入都」語，可知應為清光緒二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張之洞入閣當年。在這一年或稍前楊氏始「囑人檢理」編輯目錄，並「已鈔得兩分」。但此目錄並不能使楊守敬滿意，如信中所述「其中重複缺漏，皆不可用」。又云：「此非守敬親自費數月之功，不能清楚」。關於楊氏是否「費數月之功」編撰其藏書目錄已不可考。但在光緒二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已有了一部目錄則是十分清楚的。而這部目錄的編寫完成應是在武昌，

因為此時楊氏早已移居武昌菊灣，並已蓋有書樓。

據楊氏自撰年譜，楊氏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已經應當時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離開黃岡轉赴武昌任兩湖書院教習。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是年，改書院為學堂，而別立勤成學堂。遂轉任武昌勤成學堂總教長。但此期間，楊氏藏書數量太多，加上居屋簡陋，如自撰年譜所述：「而議築學堂於花園山，余因買橫街鋪屋暫居。九月，買菊灣破屋。略修飾而移居焉。」在此居住條件下，楊氏當然無法將書全部運至武昌，因而對其個人之研究與收藏帶來不便。於是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楊氏在「菊灣起書樓」。此書樓蓋成後，楊氏的主要藏書便順理成章由黃岡轉往武昌收藏。此後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又對菊灣房屋進行修葺。其自撰年譜略述其事，所謂「菊灣老屋朽壞將傾，改作至十二月成」。所謂老屋當指原購「菊灣破屋」，而相對而言必有新樓即新修「書樓」。在書籍進行搬遷之際，對於編寫目錄當然非常有利。因此在此時由楊氏委託他人進行書籍目錄的可能非常之大。而且始於黃岡之鄰蘇園，完成於武昌菊灣書樓的可能亦非常之大。

綜上所述，楊氏在一九〇七年已有了藏書目錄，該目錄是一本由楊氏託人編撰完成的，並由楊氏親自過目而不能令人滿意的目錄。再則，從湖北省博物館藏《鄰蘇園藏書目錄》中的明確紀年為一九〇七年為最早，以及這本目錄曾令觀者非常的不滿意，這本《鄰蘇園藏書目錄》中甚至於可見整面被劃上「×」，批註「拆爛污」之類的話而言，起碼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所說的目錄均非湖北省博物館藏本《鄰蘇園藏書目錄》莫屬。

雖然這本目錄的編撰不能令人滿意，但其價值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為據目前所知，楊氏藏書的這本目錄是最為原始、最為全面的一部。其意義一方面是內容全面，為其他目錄所無法比擬，因此從中可以得知楊氏藏書的全貌，另一方面在於這部目錄的編輯時間最早，從中可以瞭解楊氏從日本所帶來的書籍數量。此外，目錄對楊氏藏書的散失情況有所反映，如賣給某人之類。如前所述的楊氏藏書中的一部分已經散失於各地，有的日本經籍文書有待於通過這本目錄查尋。

結語

楊氏藏書之際正當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楊氏在此時從日本搜集了如此數量的中國古籍歸國，其功業如山。由楊守敬先生開始的對中國古籍流入日本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有人在做，並取得了新的成就。對於日本流入中國的古籍的相關研究在今天中國也有人在做，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過去，一般人只知楊守敬先生從日本帶回了中國古籍，而並不知楊守敬先生也從日本市場上購買了日本散失於市的日本古籍，特別是日本卷子本的經籍文書。從這個意義上說，楊守敬先生所保存的不僅是中國文化，也保存了日本文化。但楊氏藏書的散失如楊氏在所藏書籍有虞之時所言：

典籍散佚，則非獨吾之不幸，亦天下後世之不幸也。

近世以來，在世界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對於東方國家而言，傳統文化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中國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東方各個民族、國家的許多文物典籍在這場衝擊下流散各地，對此進行調查，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同時也是一項需要各國學者共同進行的工作。

（本文原刊載於日本國際文化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七集（非賣品二〇〇二年三月），此次做了一些修改）

主要參考文獻：

一、《鄰蘇老人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楊守敬集》，楊守敬自撰於辛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熊會貞續成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楊氏作古後，同月二十六日刊印。

二、《楊惺吾先生年譜》，吳天任撰，一九七四年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

原
書
圖
版

前言	1
----	---

凡例	2
----	---

目錄	1
----	---

《鄰蘇園藏書目錄》概論	1
-------------	---

原書圖版

書籍部一	1
------	---

書籍部二	31
------	----

書籍部三	67
------	----

書籍部四	107
------	-----

書籍部五	139
------	-----

書籍部六	183
------	-----

碑誌部七	193
------	-----

碑誌部八	231
------	-----

法帖部九	275
------	-----

法帖部字畫部佛經部十	313
------------	-----

原書錄文

書籍部一	346
------	-----

書籍部二	368
------	-----

書籍部三	391
------	-----

書籍部四	418
------	-----

書籍部五	439
------	-----

書籍部六	468
------	-----

碑誌部七	474
------	-----

碑誌部八	500
------	-----

法帖部九	531
------	-----

法帖部字畫部佛經部十	557
------------	-----

楊守敬畫像	579
-------	-----

後記	580
----	-----

